

·批校题跋·

叶昌炽《辛白簃诗讕》的流传和批注

周 兴 陆

内容摘要:叶昌炽的《辛白簃诗讕》是感慨晚清光绪朝政坛动荡、时局危殆的一部“诗史”，美刺对象多有实指，而又诡谲其词，隐藏主旨。从稿本到刻本，就多有改动。刊刻后，朱祖谋、夏孙桐、顾彦聪、费树蔚、王季烈、刘承幹、叶景葵、翁廉、张志潜等纷纷批注，探索究竟；藏书家如张一麟、单镇、潘承弼、顾廷龙、王欣夫、蒋国榜等人都为汇集批注语、保存批注本倾注了心力。据此，今天才可能揭开《辛白簃诗讕》的一个个谜底。

关键词:叶昌炽 《辛白簃诗讕》 批注本

叶昌炽虽然不以诗名，但是他的《辛白簃诗讕》（下文简称《诗讕》）则是感慨晚清光绪朝政坛动荡、时局危殆的一部“诗史”，美刺对象多有实指，而又诡谲其词，隐藏主旨。在民国年间，激发了一批怀有故国之思的遗老们索隐探底的兴趣，先后有十馀人对《诗讕》做过批注。这些批注对于后人阅读《诗讕》，深入领会其意旨，是不可或缺的；本身也是民国旧体诗史上的一桩公案。

一、从《诗史》到《诗讕》

关于《诗讕》一书的来龙去脉，需要联系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来探其究竟。丙午年（1906）九月廿三日日记载：“《辛白簃诗史》于是乎卒业。溯自庚子，迄今年已七载，作辍无恒，过于研《京》炼《都》矣。奉使前所作在京师箧衍，金和归而后可謬录。”原来《诗讕》初名为《辛白簃诗史》，主要收录的是“奉使前所作”，自庚子（1900）至丙午七年中断断续续补作了一些，他期望书童金和归来后可合录在一起。奉使前，叶昌炽主要在北京清廷任职。他于光绪十五年（1889）考中进士，步入仕途，授翰林院庶吉士、国史馆总纂官等职；光绪二十一年（1895），入会典馆，二十四年（1898）加侍讲衔；二十八年（1902），擢甘肃学政。从日记来看，叶昌炽在京城任史官时每天阅读邸报，不仅及时得知谕旨，了解清廷的最新政策，而且耳闻目睹地见证了光绪朝政局动荡和内外交困的危机。如光绪二十年（1894）的中日甲午战争、二十四年（1898）的戊戌变法、二十六年（1900）的义和团运动，和随之而来的八国联军

入侵等重大历史事件，不仅详细地记录在《缘督庐日记》中，而且也是《辛白簃诗史》深邃隐晦的指涉对象。

叶昌炽在丙午年（1906）十一月十八日日记载：“灯下取《辛白簃诗史》新旧稿，与星台排比而整理之，汰除复重，共得二百四十馀首，以‘史’字太抗，改题曰‘诗讕’。”星台，是汪寿金的号，系叶昌炽友人汪眉伯之子，与叶过往甚密。这则日记记载，他觉得“史”字太抗，太直接了，于是改题为“诗讕”。因为叶昌炽所吟咏的是身预其中的时代变局，诗歌讥刺的对象往往是朝廷命官，位高权重，牵涉到诸多的人事纠葛，所以他不能用“诗史”直笔，而是讕讳诡谲地进行暗讽。至壬子（1912）年六月，汪星台将《诗讕》清稿录完，本想以写官附名简末。但十五日潘祖年（字仲午）来，谓：“‘讕’之为言隐也，作者尚讳莫如深，岂有写者转留姓氏之理！不觉失笑！”^①显然，作者叶昌炽对于每首诗的确切意旨也是“讳莫如深”的。《辛白簃诗讕》作者署名“今日烂柯叟当年鬻髦生”，即叶昌炽的隐名，其意思大约是当年的穷书生，至今已饱经世事变幻。叶昌炽在《六十初度感赋》里有“一局残时说烂柯”句，也是道出这种经历风云变幻的感慨。丙午年九月廿三日日记，作七律二首，“代自叙，嫁名于葛稚川”，即《诗讕》卷下之末的《书葛稚川自叙篇后》二首，这两首诗“代自叙”，对“诗讕”的性质作了说明。第一首的颈联曰：

秽史莫疑惊蛱蝶，廋词聊比厄龙蛇。

意思是，不要说我恃才轻薄，歪曲了历史，我是用廋词讕语来吟咏时代的厄运。第二首曰：

草堂每饭不忘君，剪烛吟诗辄夜分。老去词章惭庾信，《虞初》小说续殷芸。西台集里遗民泪，东郭墦间故鬼群。琴到无弦难索解，刺讥但可出微文。把自己与“每饭不忘君”的杜甫相比，是大清的“遗民”、“故鬼”；并说这些诗篇都是微文讥刺，意思深隐，难以索解。

此诗集的题名为什么叫作“辛白簃”呢？叶昌炽有诗句曰“蕭白顏簃印借辛”，王季烈注释曰：“君自署作诗之所曰辛白簃。”（《缘督庐日记》卷十五）辛白簃是叶氏的室号。他为什么要以“辛白”作室号？其中是否有深意呢？丙午年（1906）十一月廿一日作七律一首再题《诗讕》之后，道出了其中的原委。诗曰：

一枕游仙梦岂真，可怜无益费精神。莫嫌断烂凭朝报，好捉迷藏作海巡（自注：京师崇文门官役，俗谓之海巡）。平水韵成离合体，孟坚表列古今人。小儿若见盱江碣，蕭白分明是受辛。

首联是感慨京城史馆生活真如人生一梦，创作这些诗史类的作品，其实也是于事无补。次联谓这些诗歌都是根据当时的断烂朝报而写出来的，像捉迷藏一样

^①《缘督庐日记抄》卷十四，《续修四库全书》影印上海蟫隱庐 1933 年石印本。下引叶氏日记，均据此本。

隐含深意。颈联说这些诗歌有的采用“离合体”，有的借古典以讽今人。尾联是取自《世说新语·捷悟》“釐臼受辛也，于字为辞”，意思也是说这些诗歌用离合隐晦的手法蕴含着深意。簃曰“辛臼”，就是对《世说新语》这个典故的化用。

叶昌炽对于这部《诗讐》是非常珍视的，1906年从甘肃回家乡苏州寓居木渎镇时，带上了这部诗稿。他的《香溪好》诗曰：“卜宅香溪好，归装剩謫舡。”謫舡，自注“谓《辛臼簃诗讐》”。但是由于诗歌题旨敏感，他一直没有将诗集公诸于世，只是在友朋间小范围流传。己酉年（1909）六月廿六日日记记载，秦绶章（字佩鹤）来函说孙雄征刻《道咸同光四朝诗》，秦绶章以庚子稿十馀首写付之，但叶昌炽很不愿意，结果就没有收录。潘祖年曾要出资襄助他刊刻诗文集，也被他坚拒，保藏至今的稿本封面题识有“此则但写样，暂时决不刻”。一直到1923年才由苏州王季烈付梓刊刻，时去叶昌炽离世已六年之久^①。从《缘督庐日记》可以看出，叶昌炽对于《诗讐》在不断地修改，拿他自己的话来说，用心力“过于研《京》炼《都》矣”（丙午年九月廿三日日记），比张衡撰《二京赋》、左思撰《三都赋》还费心费力。

叶昌炽的《辛臼簃诗讐》三卷稿本，保存在上海图书馆（索书号：普长63714），毛装，写于红格纸上，半页六行，行二十字，四周双框，板心单红鱼尾，文字多有改动。联系他的日记，将稿本与刻本相对照，我们可以了解叶昌炽修改的一些痕迹：

1.日记：戊戌年（1898）十一月初十日：“至佩鹤斋久谈。车中作七律二首；归后篝灯作一首，共成《甲午杂感》二十四首。不敢谓少陵诗史，亦杜牧之《罪言》也。”刻本中无题作《甲午杂感》者，查稿本，原来刻本卷上的《覲瘞篇甲》在稿本先题为《甲午杂诗》，又改为今题。

2.日记：丙午年（1906）九月十三日：“作七律四首，共成《庚子纪事诗》四十四首，尚是兰州时创稿，行万里，阅半年矣。”刻本中也无题《庚子纪事诗》者，原来《覲瘞篇乙》四十四首，在稿本中题作《庚子杂诗》。

3.日记：丙午年（1906）十一月廿二日：“《诗讐·观物篇》补，旧有廿二首，今日复补作七律一首，共成廿三首。”但是刻本中的诗歌没有题作“观物篇”的。查稿本，原来卷上开篇的《志在扬之水卒章述我闻篇二十四首》，在稿本中先题《春明观物篇》，又自改为《宋夷门隐叟有〈谈苑〉一卷窃取其义述为短章》，至刊刻时才改为今题。如果没有稿本的话，或许会认为《诗讐》有残缺，亡佚了《观物篇》。

4.日记：丙午年（1906）十一月廿八日作七律一首，“追诔刘葆真太史，即附入《诗讐》下”。戊申年（1908）十月初七日，“重改定《诗讐》，题如《甲午三忠》《吊刘葆真》之类，显然揭破，与‘讐’字宗旨背驰者，尽易之。”刻本中的

^①刘效礼点校《叶昌炽诗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据此刻本收入《辛臼簃诗讐》。

《碧血吟三首》，稿本原题作《甲午三忠诗》，又改今题。刻本中的《汨罗咏》，稿本题作《吊刘葆真太史》。如果不依靠这个稿本，后人无法知道刻本中的《碧血吟三首》《汨罗咏》就是日记所说的《甲午三忠》《吊刘葆真》，也就无法把握它们的主旨。

5.日记：戊申年（1908）九月廿八日：“昨仲午函，言拙诗皆曼倩之设讌，题目如《圆明园》之类，尚嫌其说破。知言哉，助我启予，不当如是邪！作二诗谢之。”刻本中的《昆明池》诗，在稿本中先作《圆明园》，又改为现题。

6.日记：戊申年（1908）十月初七日，“重改定《诗讌》，删去《慎刑司》《银台》二首。”现在刻本中已经没有这两首诗。今贤刘效礼先生点校《叶昌炽诗集》也未补录进去。查稿本，目录卷中《刑馀》后有《慎刑司》题，但正文裁去小半页，即删了这首诗。王立民先生曾据《缘督庐日记》稿本首次辑录出来^①。在稿本中，卷中《融堂二首》之后有《银台》一诗，眉批：“删。”因为刻本和今人整理本都未收录，故而现补录于此，算是对于叶昌炽诗歌的补遗：

长安门外向西头，往事何堪溯爽鸠。
不尽山邱零落感，谁为户牖补苴谋。
高轩客散谁乘鹤，跳孛人来好弄猴。
故籍摧烧闻夜哭，难从刀笔绍箕裘。

诸如此类，都是作者叶昌炽自行改动的例子，因为诗集题目从“诗史”改为“诗讌”了，故而他努力地“虚化”诗题，隐藏作诗的主旨。虽然这样的改动并不是很多，但是为后人正确理解《诗讌》中这些诗篇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二、三种十家《辛白簃诗讌》批注本

叶昌炽晚年将一切手稿托付给上文提到的潘祖年和汪寿金。去世后六年即1923年，潘祖年刊刻了《文集》《寒山志》和《诗讌》^②。《辛白簃诗讌》三卷，已收入《清代诗文集汇编》，目前较为常见。卷首有王季烈的序。序中除论及晚清政局外，还说：

年丈识变几先，伤时太息，寄韩非之《孤愤》于蒙叟之“喻言”，以家父之“十章”作孟坚之“九等”，言婉而讽，旨显而微，所谓言者无罪，闻者足戒，风人之旨，将在乎斯……后之览者，求其事于诗中，以识有北潜人之界；味其意于言外，知抱所南《心史》之悲，庶几得年丈当日写定此诗之微旨也夫！

王季烈与叶昌炽是同乡，也是苏州人，自称年家子。他的父亲王颂蔚（号蒿隐）是叶昌炽的挚友，王季烈虽是晚辈，但与叶昌炽也有密切交往。上引序文一方面指出这部诗集的诗歌“言婉而讽，旨显而微”，即具有“讌”的特征；另一方面道出了叶昌炽对当权者的规箴讽刺，对国势危乱衰亡的悲愤，把《诗讌》比作《诗经·小雅·巷伯》和郑思肖的《心史》，是“哀以思”的亡国之音。这种

^①王立民：《〈缘督庐日记〉稿本述略》，《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6年第3期。

^②参章钰：《奇觚庼诗集序》，见《叶昌炽诗集》卷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认识是贴切《诗讎》内容和风格特征的。后来王欣夫也说：“先生久官京朝，蒿目时艰。长言永叹，有《小弁》诗人之旨。”^①

叶昌炽的《辛白簃诗讎》可说是吟咏晚清光绪朝政坛的一组组诗谜。刊刻后，激发了怀有故国之思的一些遗老们如朱祖谋、叶景揆等人极大的兴趣，他们通过批注来索隐诗歌所吟讽的对象，寄托对昔日帝国的垂念。而苏州的一些藏书家为汇集、保存这些批注文字，倾注了极大的心力。

1. 单镇汇批本

民国年间，苏州人单镇（1876—1965，字束笙）曾花费心力汇辑相关人士的批注。上海图书馆藏一种《辛白簃诗讎》1923年刻本，上面有单镇的汇批（索书号：普592685）。卷首页《辛白簃诗讎序》下钤“吴县单氏桂阴居藏书印”阳文朱印，全书卷末钤“单镇之印”阴文朱印。卷首有己卯（1939年）仲秋单镇的题识，清楚交代了他如何汇辑各家批注。我们逐层来看：

予于甲戌（1934年）仲春，偶在景德路大华书肆检阅丛残，得菊裳侍讲丈《辛白簃诗讎》一册，系顾子聪孙^②藏，有朱古微^③侍郎暨聪孙眉批若干条。卷首有聪孙书“甲子中元，韦斋^④手赠”数字，屈指适届十年。

单镇于1934年仲春在苏州景德路的大华书肆得到了一册《诗讎》，是顾聪孙的旧藏，上面有朱祖谋和顾聪孙眉批若干条。叶昌炽晚年回苏州以后，与朱祖谋有过一些交往，从日记看，辛亥年（1911）以后交游甚为密切。朱祖谋批注不是太多，凡38则，后述各家过录本都采录了朱祖谋的批注，但其原本今已不可见。其次是顾彦聪的批注，凡25则。据后面述及的费树蔚长跋“古翁盖从聪孙假读”一语看，应该是朱祖谋从顾彦聪处借此诗卷，略作批注后归还顾彦聪。顾氏是从哪里得到这册《诗讎》呢？据顾聪孙首书“甲子中元，韦斋手赠”数字，可知是1924年（甲子）费树蔚所赠。单镇的题识又曰：

爰携是册往访费子韦斋，请其复加订补。是年除夕，韦斋以原书送还，补批十之五六，附以长跋，并由张子仲炤^⑤签注数则……旋将此册送请王君九^⑥同年暨夏润枝^⑦太史签注数则，均于书中分别注明。

①王欣夫：《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071页。

②顾聪孙，即顾彦聪，字聪孙，江苏吴县（今苏州）人。为晚清时台湾布政使顾肇熙之子，是苏州木渎镇绅士，善书法，嗜收藏。

③朱古微侍郎，即朱祖谋（1857—1931），字古微，号彊村，浙江吴兴人。光绪九年（1883）进士，官至礼部右侍郎，著有《彊村词》。

④韦斋，即费树蔚（1883—1935），字仲深，号韦斋，江苏吴江同里人，著有《韦斋诗文钞》。

⑤张子仲炤，即张志潜（1879—1942），字仲炤，河北丰润县人。

⑥王君九，即王季烈（1873—1952），字晋余，号君九，江苏苏州人。为叶昌炽的晚辈，然交往密切。曾辑录叶昌炽《缘督庐日记》。

⑦夏润枝，即夏孙桐（1857—1941），字润枝，江苏江阴人。清末授编修，民国初入清史馆。著有《观所尚斋文存诗存》。

单镇于 1934 年得到顾聰孙旧藏本后，又携此书拜访费树蔚，请他加以订补。费氏不仅“补批十之五六”，并附以长跋，还让张志潜签注了数则。没多久费树蔚就病逝了。随后单镇又持此书请曾经为它作序的王季烈和夏孙桐签注数则。夏孙桐与叶昌炽的交往可追溯到光緒二十二年（1896），关系颇为密切，夏孙桐的批语是最多的，凡 173 条。这样，此书的批注者就有朱祖謀、顧彥聰、費樹蔚、張志潛、王季烈和夏孙桐，达六人之多。

单镇在上面的题识中还说到“韦斋……附以长跋”。费树蔚长跋即见于此册空白页，其中论及叶昌炽此册《诗讐》的背景和主旨，费氏跋云：

菊裳侍讲丈所为《辛白簃诗讐》，于逊清光緒一朝甲午、戊戌、庚子数大政，摭拾闻见，出以廋词，而台省脞谈、中外琐事，亦附及焉……侍讲诗似多为事后追记，且有归田后删改增补，观《缘督庐日记》可知。然指陈时局，臧否人物，未脱当时风气。玉堂清切，罕窥机秘，俗语不实，流为丹青。知人论世，难乎其难。然而芳菲悱恻，忠爱流溢，绝非中唐诗人咏事之佻纤，亦非《周秦行记》、《碧云駁》之妄伎^①，则天下后世所共信。卷尾四诗，不啻自跋，以俳优诗体、断烂朝报自嘲，其未欲居“诗史”也明甚。

首句谓《诗讐》以廋词吟咏光緒朝大政，也附及当时的从谈琐事。后几句谓这些诗歌多为追记，也有后来的增补；朝廷的机密之事，叶昌炽很难一窥究竟，有的只是不实的俗语传言，便流诸笔墨。叶昌炽自己也嘲为俳优诗体、断烂朝报，并没有以“诗史”自居，意思是叶昌炽的吟咏评泊既不能说真切，也更不能说是定论；不过他笔端流露出的悱恻忠爱之情，是天下人共见的。费氏跋又述及几家的批注云：

此帙行世后，予尝与庞子芝符^②略有考订。又十年，而单子東笙从书肆得此册，以首叶有顾子聰孙题字，谓予手赠，乃更授予，属为加墨。予斋中旧批本已失，唯就所忆，杂书于眉。销精善忘，侍讲作意当否，不可知……张子仲照过予，见之，亦签出数处，仲照固熟于京华旧事者。……王子君九方居忧在里，其夙昔亲炙侍讲之日多，且尝为《诗讐》序，必多识微旨。東笙可更与商略，按索而尽得之，则善矣。

费树蔚“唯就所忆，杂书于眉”，作了批注，经统计凡 78 条。他还交代了过去与庞树典略有考订。据叶昌炽日记，辛亥年三月初一日，“得仲午书，由费仲深介绍庞芝符助巢隐刻资二十元，可感也”，但二人似乎没有多少交游。可惜庞氏的考订文字，今已难觅。此外费树蔚提到了张志潜（仲昭）。张志潜虽然与叶昌炽没有交往，但他是张佩纶之子，曾任内阁中书，对于朝廷中事有所了解，因此“签出数处”。费氏还向单镇推荐了为《诗讐》作序的王季烈（君九）。但王季

^①按，《周秦行记》相传作者是唐朝李德裕的门人韦瓘，内容涉及宫廷斗争等事。《碧云駁》是宋代魏泰所作，托名于梅尧臣，多讥评朝廷贵臣的阙失。

^②庞子芝符，即庞树典（1868—1932），字芝符，江苏常熟人。

烈的批注仅仅 2 则^①。费氏长跋作于 1935 年，故国之思和亡国之痛一齐袭上心头，他发出了深沉的慨叹：

予于侍讲不数见，而侍讲颇许予出处大节，见之日记中。虽未能尽得予心，而与古翁见爱正同，展卷怅然，念两翁遭际既甚可悲，聪孙吾党之秀，亦墓有宿草矣。予与束笙俯仰人间，颇有南城十九不如之叹。贞元朝士，零落殆尽，而大定、明昌之故事，微遗山谁与传之者？此又予两人所当共勉者也……时在共和纪元之二十四年一月，内忧外患，国且不国，使侍讲见之，不知悲愤奚似！予亦何心为故国哀耶？

费氏念叨着叶昌炽曾经的赏爱，更悲叹叶昌炽、朱祖谋在晚清国变中的遭际，朋友辈若顾彦聪死已多年，唯独与单镇浮沉人间，他发出了“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的慨叹。费氏把清朝比作金代。金亡以后，其仁人志士的故事由元好问编《中州集》而得到弘扬和流传；同样，将晚清的历史真相传之后人，也就是这些遗老们的责任了。在内忧外患交侵的 1935 年，费树蔚读此诗集，满心忧患，所悲愤的不再是大清逊国，而是外族列强的侵掠，这与他在抗战时期的爱国情怀是一致的^②。

2、顾廷龙过录本

单镇的汇批本 1940 年借给了时任合众图书馆总干事的顾廷龙，顾廷龙过录一本。据沈津《顾廷龙年谱》记载，1940 年 1 月 25 日，“束老（周按，指单镇）并携来《辛白簃诗讐》，朱古微、顾聪生、夏闰枝、费仲深、张仲炤、翁铜士、王君九、刘翰怡诸家批注。即乞见假传录一本”；1 月 26 日，“校《辛白簃诗讐》”。4 月 22 日，“访单镇，还《辛白簃诗讐》。”^③校，也就是过录的意思。此本一直收藏于上海图书馆（索书号：普 592684）。与上述单镇汇批本之 6 家批注相比，顾廷龙所借单镇本为 8 家，多了翁廉（字铜士）和刘承幹（字翰怡）2 家，想必二家批注是以签批的形式夹于单镇原书册中，由顾廷龙一道过录于这一本上。翁廉批注的来历已难以确考，而刘承幹批注的来源，在顾廷龙过录的刘承幹跋语中交代得很清楚。刘氏跋云（图见封二）：

菊裳侍讲丈晚年曾馆余斋，几及两年，晨夕晤谈，不知所谓《辛白簃诗讐》者。洎丈谢世后，君九学部以刻本见赠，因得披读。今年秋，于冒鹤亭^④京卿案上获见此本，乃朱文直公及夏闰枝太守、顾聪生农部、费仲深太守、

^① 王季烈批注之略，或许出于为尊者讳的原因。1943 年底王季烈本来要把叶昌炽的《日记》稿本捐给合众图书馆，但由于“对熟人有指摘处，因不能示人，渠将重阅一过，再定能否赠馆”（见沈津：《顾廷龙年谱》，第 310 页）。可以想见，王季烈也不愿意让世人知道叶昌炽诗歌对熟人的指摘。

^② 按，1932 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时，费树蔚曾与人组成治安会，慰问前方将士，支援抗战，表现出爱国主义情怀。

^③ 沈津：《顾廷龙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第 107、115 页。

^④ 冒鹤亭，即冒广生（1873—1959），字鹤亭，江苏如皋人。著有《小三吾亭诗文集》等。

张仲炤学部、翁铜士刺史诸公诠注者^①。京卿谓余是单束笙部郎所藏，子盍补其所不及乎？携归寻绎，自愧学识浅陋，早衰善忘，于诸公无能为役。弟诠注中稍有与事迹出入者，聊纠正一二，特诸公皆旧识，或存或亡，气谊无间，部郎亦尝奉手，必能谅余之陋，而京卿更当有以裁之。尘露山海，所勿恤矣。己卯冬至日，承幹。

1916年5月起，叶昌炽从苏州到上海，馆于刘承幹家，为嘉业堂校刻宋版“四史”，鉴别古籍^②。所以叶、刘二人是熟悉的，但是刘承幹并不知道叶有《辛白簃诗讐》这样一部诗集。己卯（1939年）秋，刘承幹在上海冒广生的案头见到了单镇的汇批本，上面已经有包括翁廉在内的7家批注。因为叶昌炽晚年与刘承幹有这一层关系，冒广生邀请刘承幹“补其所不及”，对这些“诗讐”进行索隐，探其意旨。刘觉得“诠注中稍有与事迹出入者”，于是“纠正一二”。刘承幹的批注凡12则，有若干则是纠正费树蔚的，与他跋语一致。所谓“尘露山海”，意思是补益无多，实为自谦之辞。

顾廷龙的这个过录本，是多色笔手抄的。朱祖谋的批注以朱笔，批语后标以“古”字；顾彦聰的批注以紫笔，标以“聰”字；张志潛的批注以黃笔，标以“照”字。翁廉的批注以墨笔，标以“铜”字。刘承幹的批语也是朱笔，标以“翰”字。此外还黏贴了叶景葵的若干则签批。值得注意的是夏孙桐批注，分别以墨笔、蓝笔书写，批语后标以“枝”字。墨笔批语文字内容完全相同于上述单镇的汇批本，而蓝笔批语文字不见于单镇汇批本。那么又是从何而来呢？

查《顾廷龙年谱》，1940年3月25日，“录潘景郑新得《辛白簃诗讐》（夏孙桐注），此册为张仲老手录者”；1941年2月19日，“理案头积件，得潘景郑藏、张仲仁过录、夏孙桐笺注、叶昌炽缘督《诗讐》。先生先从单镇借得夏重注本，无此详，补录一通于眉”^③。一切都非常清楚了：原来在这一年里，顾廷龙得到了潘承弼（号景郑）收藏的夏孙桐笺注本《辛白簃诗讐》，因为夏孙桐前后注过两次，内容有些差异，于是顾廷龙把潘景郑收藏本的夏孙桐注语又逐录到他先前过录单镇汇评的本子上。

潘景郑新得的夏孙桐注《辛白簃诗讐》，在1941年的时候就已是顾廷龙“案头积件”，于是顺理成章地庋藏于当时的合众图书馆（后来的上海图书馆），一直保存到今天。这本的夏孙桐批注，是由张一麟^④过录的。封底有张一麟的简短题识云：

潘博山以此卷嘱寄夏闰枝姊丈，且谓此事唯闰公能为之。得其复书，

①翁铜士，即翁廉（1868—1946），字铜士，号韬吾，湖南湘潭人。曾担任过知州，精书法，喜绘画。

②参郑伟章：《叶昌炽年谱简编》，《津图学刊》1994年第1期。

③沈津：《顾廷龙年谱》，第109、165页。按，引文的“先生”是指顾廷龙，系《年谱》整理者沈津的口气。

④张一麟（1867—1943），字仲仁，别号民佣，民国时期苏州名士，著有《心太平室集》等。

已注上方。原书送博山，余自录一过如右。廿五年十月民佣记。

可见批注文字是夏润枝的，由张一麟过录。而夏润枝的批注，乃是潘博山通过张一麟转请夏作的。潘博山，即潘承厚。此书扉页空白处有潘承厚之弟潘承弼于1940年的题识，详道其中原委云（图见封二）：

此张丈仲仁手录夏润枝先生批本《辛白簃诗譚》一册。夏公于当日朝章国故，备悉端末，故诠释殆遍，得之昭若发矇矣。丙子（1936）秋，伯兄乞仲丈介夏公录成斯册，珍诸箧笥。越岁，胡骑蹂躏，箧衍狼藉，斯书遂不可踪迹矣。此盖仲丈录副之本，不幸流散市廛，辗转入沪肆。余无意中观诸听涛山房，不啻获一珍珠船矣，亟收得之。他日夷氛销沉，重睹天日，得与仲丈相见话旧，当持兹册，乞题数语，书此以为左券。庚辰（1940）二月十日，吴县潘承弼识于海上润康村寓庐。（钤“景郑题记”阴文朱印）

原来是1936年秋，潘承厚通过张一麟请熟悉晚清政事的夏孙桐为叶昌炽此诗集作诠注。第二年日本大举入侵，潘承厚一家在逃难中将夏氏批注的原书丢失了。张一麟是有心人，曾录一副本；此副本流散到上海书肆，恰巧被潘承厚之弟承弼看到并购回，才免得湮没，算是万幸。

顾廷龙过录本还黏贴了叶景葵的5条签批。卷末空白处有叶景葵的亲笔题识，云：

己卯腊尽，展诵一过，愧无贡献。束笙同年与起潜兄对门而居，且于合众图书馆之初创颇承赞同援助，以后奉教之日正长，赏奇析疑，与年俱进，可预券焉。景葵敬识。（“叶景葵印”阴文朱印。）

顾廷龙、单镇、叶景葵等人是合众图书馆的创始者。从叶氏题识看，是顾廷龙和单镇嘱咐叶景葵批注，叶氏“愧无贡献”，只是慎重地做了若干签批。顾廷龙、单镇等作为苏州文人，对于地方先贤的这部《诗譚》的本旨怀有很大的兴趣，希望能邀约与叶昌炽同时代的人一探究竟。张元济1940年11月14日致顾廷龙信说：“又《辛白簃诗譚》，指陈当日时事，所可揣者，均已分见眉耑批注，此外竟无可裨益，一并奉还，即乞检收。”^①可见顾廷龙曾将他过录众家批注的《诗譚》借给张元济，希望张元济根据自己的见闻也作些批注，但是张元济觉得“无可裨益”，就还给顾廷龙了。

3. 王欣夫过录十家笺注本

搜集、汇录批注的工作还在继续。苏州人王欣夫汇集过录了十家的笺注。此本藏于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索书号：3295）。十家分别为朱祖谋、夏孙桐、叶景葵、王季烈、刘承幹、费树蔚、翁廉、张志潜、顾彦聪、沈祖绵^②。他在《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中说：“一九四三年春，余从单束笙先生镇借本传录。”^③还

①《张元济书札》，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70页。

②沈祖绵（1878—1968），字念尔，号瓞民，浙江杭州人。

③王欣夫：《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072页。

录了费树蔚和刘承幹的题识。这十家批注，其他九家在上面所述单镇汇评和顾廷龙过录本中都可找到源头，唯沈祖绵批注的来源无从查考，——虽然其批语仅4则15字。

复旦大学图书馆藏王欣夫逢录十家笺注本钤“王大隆”、“欣夫”、“王氏二十八宿砚斋藏书之印”等私印，卷末分别署“癸未二月廿五日传录”、“三月五日坐雨抱蜀庐录毕”、“五月灯下续过诸家签注毕”。抱蜀庐是王欣夫的书斋名。1943年（癸未）上半年，他用三四个月的时间逢录完成。王欣夫《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的《辛臼簃诗讐》提要对叶氏原诗和众家批注作了精到的评述，节录于此：

先生久官京朝，蒿目时艰。长言永叹，有《小弁》诗人之旨。至其运典之工，隶事之切，犹其馀事。惜时移事往，加以词旨隐晦，读者多已不瞭其本事。于是朱古微诸老各据所知，加以笺释。诸老或身遇之，或目击之，相隔只三四十年，已多不可知。或所见各异，遑言久远。先生书曰《诗讐》，自题又有“射覆”“迷藏”之喻，固不求人知。然元遗山论李义山云：“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于是后之笺注义山诗者，于当时朝局变迁，牛、李恩怨，各加猜测附会，安能得义山之心哉？固不如同时之阐发，其确切可信，十犹八九。便于后学，则此笺识又曷可少哉！^①

王欣夫逢录十家笺注本，很快又被藏书家蒋国榜^②再次过录，现藏于上海图书馆（索书号：长744398），外封署“苏曼那室藏”，内封书名下钤“苏盦鉴藏金石碑版书画之章”阳文朱印。题识和批注完全同于王欣夫本。卷末空白行有蒋国榜的题识，曰：“癸未荷月，抱蜀庐惠假，趣印霜逢录。十一日起，至十四日讫。时骄阳渐微，蝉声在树，清课顿忘何世。苏盦。”王欣夫五月录毕，蒋国榜于六月（荷月）就请妻子印霜又逢录了一通，可见他们对于各家批注是多么珍视。幸运的是，这些批注今天都完好无损地保存在图书馆，对于后人阅读叶昌炽的《辛臼簃诗讐》无疑是莫大的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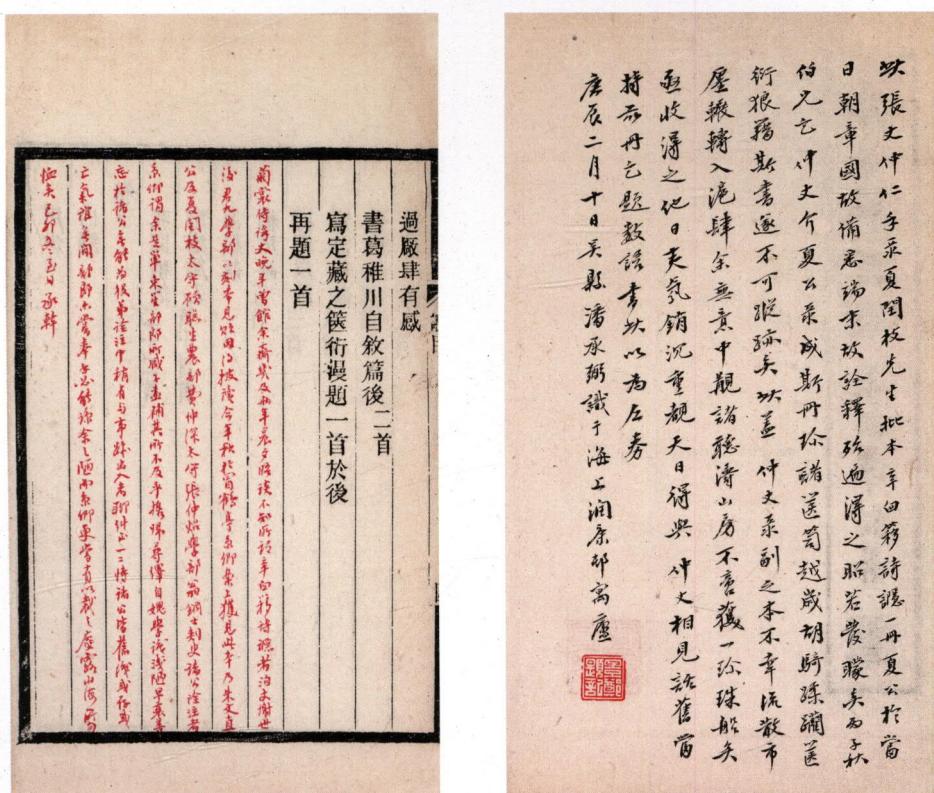
三、结语

叶昌炽这部影射当时政坛的《辛臼簃诗讐》大量用典，运故实讽时政，简直就是一首首诗谜讐语。虽然距今仅一百来年，如果没有前人的批注，今人如读天书，无从窥探诗人的本旨，幸而有朱祖谋、夏孙桐、顾彦聪、费树蔚、叶景葵、王季烈等人索隐探底，作出批注；又有张一麟、单镇、潘承弼、顾廷龙、王欣夫、蒋国榜等人倾注心力，汇集批注语，保存批注本，我们今天才可能揭开一个个谜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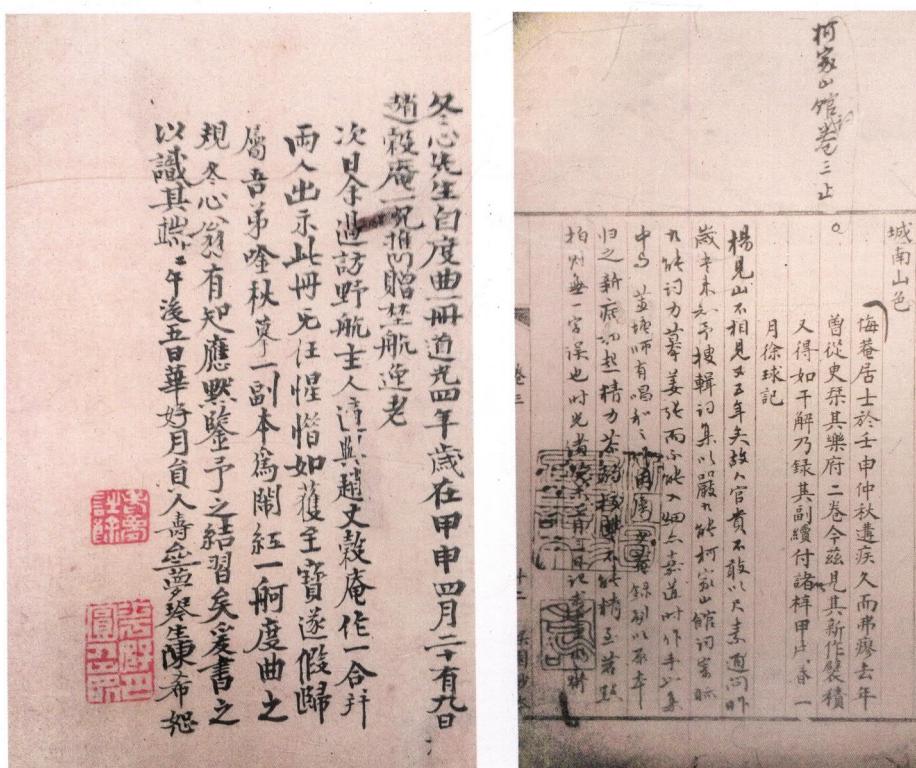
【作者简介】周兴陆，男，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研究方向：中国文学批评史。

①王欣夫：《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第1071-1072页。

②蒋国榜（1893-1970），字苏庵，江苏南京人，著有《饮恨集》。



(详参周兴陆《叶昌炽〈辛臼簃诗譜〉的流传和批注》一文)



(详参刘水云《浙江图书馆藏稿抄本清人词集题跋辑释》一文)